

创世纪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36963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369631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Underage
Category:	M/M
Fandom:	姬屋藏郊 - Fandom , 发郊 - Fandom , 寿郊 - Fandom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 , 殷寿/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1-05 Words: 7,264 Chapters: 1/1

创世纪

by [hlhuili](#)

Notes

是*炼铜
是*乱伦
食用愉快。

上帝创造了人类，他就是人类的父。殷寿创造了殷郊，殷郊理所当然是他的东西。殷郊从不相信他的父会爱他，殷寿会让他做超负荷的运动，永远写不对的作业，抽在身上一条条挨打的鞭子。殷郊离不开他的父，殷寿会摩挲他的耳后，会在他身上喘气，会鼓励他是他最勇敢的儿子。殷郊讨厌自己的贱模样，他的身体会迎合父亲的施暴，却逃不开父亲给予的枷锁。殷郊爱极了他的父，自愿带上枷锁牵绊一生，父却恨极了他的子，每当殷郊在夜里求饶，殷寿充耳不闻，殷郊身体痛苦，心理更加被施暴煎熬。姬发是殷郊的同母兄弟，母亲选了姬发，没有选殷郊。殷郊认为他被母亲抛弃，母亲不喜欢他，母亲喜欢他的弟弟姬发。他崩溃大哭，向着母亲奔跑，母亲拉着姬发上了车，母亲一次也没有回头。殷郊用尽所有力气追赶母亲，汽车好快，路好长。殷郊摔倒在路边，仍然执着爬向母亲远去的路。殷郊太累了，他强撑着站起来，殷寿嘲笑殷郊的愚蠢，一次次踹倒他的身体，他看到了父亲在笑，殷郊第一次看到父亲对他笑，是在嘲讽他的亲儿子像一只狗。他的父对他说，殷郊，你就是个贱人，所以你的母亲没有带走你。殷郊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是怎样的下贱！殷郊上了初中，他的母亲还没回来看过他，今天有一个新同学，他说他叫姬发。姬发。是我的弟弟，姬发。是我母亲爱的证据，是姬发。殷郊迫切的想问姬发，母亲忘记他了吗？母亲为什么不来看他？为什么不要他？为什么不爱他。姬发那时候太小了，他才四岁，他不记得他有一个哥哥，他只知道他没有爸爸。

“你好，我叫姬发，以后我们就是同桌了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是殷郊。”

姬发不记得他这个哥哥，他真的忘记了我。

殷郊看着姬发的眉眼，真的很像母亲，他却像父亲。殷郊抚摸姬发熟睡的脸，爱意漫出，他如果知道他有个哥哥，会不会特别高兴。

姬发是会高兴还是恼怒。

殷郊开始注视姬发，每一天殷郊都会寻找姬发，姬发干了什么，姬发吃了什么菜，姬发打篮球的动作，姬发为什么高兴，姬发为什么生气。

他想了解姬发的每一点。

殷郊在楼梯口撞见了姬发在和女朋友接吻，他蹩脚的跟踪终于让姬发发怒，姬发恶狠狠警告他别再跟着他，骂殷郊是心理变态，他忍无可忍说，天天跟着我，有意思吗？

殷郊说有意思，真的很有意思。姬发认定殷郊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，强硬让他让开。殷郊扯着姬发的篮球衫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想你讨厌我。

姬发故意要玩弄下殷郊这个神经病，他告诉殷郊，如果能去水里找到他女朋友丢的戒指，他就原谅殷郊。

殷郊终于从他身边离开，一连几天殷郊都没来上学，姬发以为终于甩掉他这个跟屁虫，结果晚自习结束后，殷郊来了，他的校服湿漉漉的，头发丝上还有腥臭的淤泥。

他说，他没找到戒指，姬发没告诉他在哪片水池里丢的，殷郊找遍了所有河边，公园里，水沟里，所有有水的地方。

殷郊求着姬发说，姬发，你能原谅我吗。

姬发一阵恶寒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他故作大度说我原谅你了，只不过你以后得听我的，我说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，不然我就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

殷郊按住他的手说，不会的，姬发，我永远都听你的话。

姬发让殷郊周末去废弃的工地旁等他，殷郊当天穿的很整齐，特意熨烫好了校服，带了弟弟曾经最喜欢吃的七个小矮人冰淇淋杯，他不知道他的弟弟现在是不是还喜欢吃。

姬发没有来，他让他的篮球队队友去教训了殷郊一顿，殷郊的校服上烫出了窟窿，辍学的队友说，你们觉不觉得，这神经病长得真好看。

没有学生的教室里，殷郊躺在拼合的课桌上，队友说，这是姬发的课桌，你喜欢吗？

殷郊露出痴迷的微笑，喜欢。他亲吻了桌面，上面全是用铅笔石墨涂抹上，用手指划出了无数个“婊子”。

殷郊没有来上学，姬发松了一口气。

殷寿接到通知，他的儿子早恋了，喜欢上了同性。

殷郊给殷郊休了学，这件事让本地豪绅颜面尽失，他抽打殷郊流血的臀部，踩着他的背问他，殷郊，你恶不恶心，勾引爸爸还不够，还要去勾引同学们都来上你。

殷郊更加迎合他的父，他求着爸爸不要离开，不要抛弃他，他是爸爸一个人的。

可惜殷寿没有怜惜脆弱的殷郊，他把殷郊眼睛蒙住，关在黑暗的小房子里。殷郊只能听着殷寿的脚步声消失在房间里。

姬发心情很好，因为他的女朋友要和他上床，姬发觉得殷郊消失以后，他生活的一切都变得顺利无比。

姬发再次见到殷郊是在远方表弟家的家宴上，他是姜姬发，母亲唯一的儿子。他震惊殷郊怎么会跟来，他偷偷拉过殷郊到了厕所，他说殷郊，你来干什么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再跟踪我了。

殷郊说，姬发，我是你哥哥，你真的一点也记不得我了吗？

姬发笑的抽搐，一拳把他打倒在水箱上，他踩着殷郊的校裤，你这个贱货，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哥。

殷郊说，对不起，弟弟，都是哥哥不好，哥哥又惹你生气了。

殷郊被他的妈妈抛弃，他跟着爸爸生活并不如意，姬发则是一个人霸占着母亲的宠爱。姬发他有这样一个一母同胞的亲哥哥，姬发受到了极大的羞辱，他要报复，他想报复的就是最爱他的哥哥，他要让殷郊后悔和他相认，要让他妈妈的爱永远只为降临在他一人身上。

殷郊从厕所隔间里扯出校服披在身上，天黑了，路灯昏暗，他一步步的向前迈着，脚底下踩着的是一块砖头，不远处，传来几声轻微的呻吟，还有女人隐约的啜泣和男人粗暴的叫骂声。

他没心思理会这些，他只想买身新的校服，姬发很喜欢他穿校服的样子，姬发喜欢，他就要穿给姬发看。

姬发不知道这婊子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他暴戾的父亲，他又回来上学，殷郊开始黏着姬发，姬发去哪儿，他就去哪儿。殷郊给姬发写作业，给他接水，姬发打完篮球就跑过去给他擦汗。姬发厌恶的把他推倒在地，大声咒骂他，让他去死。姬发的队友都取笑姬发，说这神经病肯定是爱上你了。

姬发扭开瓶盖，矿泉水全浇在殷郊头上，殷郊被呛得连连咳嗽，眼睛都睁不开，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。姬发甩了他一巴掌，用殷郊的衣服擦了手背，转身就要离开，殷郊突然从后面抓住姬发的胳膊，用力往后拖，姬发一个没稳住，摔到在地上。

姬发暴起，让人把他拖去厕所，姬发锁了门，坐在他身上狠狠抽了他几个耳光，按住殷郊一瓶瓶矿泉水不停淋他的脸，同学给他递了根水管，姬发笑了笑，姬发一直都笑得很好看，他立刻打开了开关。殷郊被水淋得窒息，喉咙里发出呜咽声，手脚并用去抓姬发的大腿。姬发看到殷郊这幅惨样心情大好，踢了殷郊几脚泄愤，又捏开他的嘴，对着他嘴往他肚子里灌水。

姬发第一次温柔的对殷郊讲话，他说，你太脏了，我给你从里面洗洗吧。

殷郊觉得肚子快被水撑爆，腹部坠的好痛，里面全是冰冷的水，喉咙像是火在烧，火从肚子里烧起来，他快被撑死了。殷郊浑身都在颤抖，拼命摇头想要吐出水来，可惜他没有力气，被人按着连动弹一下手指头都不行。姬发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，他一直捏着殷郊的嘴，不让他有机会呼吸和呕吐。

殷郊喉咙里一片腥甜，咸甜味儿从嗓子眼里涌出来，呛人极了，姬发似乎还没玩够，他依旧在往殷郊的嘴里灌水。殷郊想要挣扎，但是双手被人按住，根本使不上劲，殷郊只能任凭姬发摆弄。

姬发欣赏够了殷郊的惨样，放开了他，问其他人拍好了没。

姬发，你对他做任何事他都不会生气唉。

是吗。

姬发又捏起他的脸，闪光灯不停闪烁，姬发拍了他翻白眼窒息的正脸。

姬发捉住殷郊的头发把他按进洗手池里，打开水龙头，他按住殷郊的半边脸问他，我对你做什么你都不会生气吗？

殷郊拼命挣扎，姬发手上的力道加重，殷郊终于忍耐不住，咕噜噜吐出几口水。姬发看到殷郊吐出的几口水满意地笑了笑，将殷郊提起离开水中。殷郊耳里灌满了水，他听不见姬发的问题，他怕姬发又生气了，清醒以后立刻抓着他的大腿，趴在地上不停的向他道歉。

对不起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弟弟别生我的气。

姬发，他是你哥哥？

混蛋！

姬发一直在打他，连他的同伙都觉得事情太过火了，“姬发你别打了，教训他几下得了，人打死了以后还怎么玩儿。”

姬发停手看了那个同伙一眼，“你们怕了？要不要也来试试啊！”姬发的话让那些人脸色发白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没人能阻止姬发的施暴，直到听见第一声上课铃响，姬发才就此作罢。

殷郊已经失去了意识，躺在全是水的厕所里，浑身湿透，衣服黏在身上紧绷着他，就像是个被剥光皮的稚鹿，他没有力气动一下，甚至连呼吸都微弱到可怜。

姬发看了殷郊一眼，走的时候，不忘用外面的扫把斜着抵住了门。

姬发听不进去课，脑子里都在想殷郊呕吐艳红的脸。课上到一半他就偷偷溜出来，去厕所救出了殷郊，殷郊咳了几声，看清来人是姬发，马上笑着回应他，姬发，你还是来救我了。

姬发看着他笑觉得无比恶心，姬发对于殷郊从来就没有好感，姬发只不过不想事情败露他会被退学而已。

殷郊抱着姬发安慰他说：我不会死的，弟弟别害怕。

“什么？”

殷郊抚摸他的背，像一个真正的母亲，安抚怀中受惊的婴孩。姬发汗毛直竖，殷郊是真的疯了，疯的不清。姬发被矮他一头的殷郊抱在怀里安抚，姬发扭曲的心贪恋起这畸形的暖，又恶心殷郊无底线的原谅纵容他的恶，他恨他，恨不能把他生吞活剥。

姬发想要推开殷郊，却听见殷郊说：“弟弟别动，弟弟你好乖，你从小就是最乖的孩子，我知道你只是在和哥哥玩闹，哥哥永远都不会生你气的。”

姬发气笑了，挣脱他的怀抱，抬手又要去打他，殷郊一把握住姬发的手放在胸口给他取暖，问他手痛不痛。

姬发哑然，松开手，手心的确又麻又痛，还有些肿胀，姬发斜视殷郊，半晌没动作。

殷郊以为他又生了自己的气，忙和姬发道歉：“弟弟，对不起，都是哥哥的错。”

“你和我说对不起？”姬发反问，唇角勾出一丝讽刺，“你这个人是没有自尊的吗？我都这么作践你了，你怎么还是这幅好脾气的模样，你都不会生气？你下贱得让我发笑！”

因为你是我弟弟，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殷郊说，只要看见弟弟开心，我就会开心。

殷郊的话刺着姬发的心，他觉得他是被这疯子传染了，他才会犯了疯病。姬发轻轻推开他，转身背对殷郊，他不想再面对殷郊，这个游戏结束了，一点也不好玩。殷郊上前伸出双臂环住他，头埋在他后颈里：“弟弟吹吹，不疼了，你从小就没有哥哥照顾你，是哥哥对不起你。”

姬发僵硬地站着，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疯子的闹剧。殷郊眼睛亮亮的，姬发被他看得不自在，想避开，殷郊搂着他的脖子，将脸贴到他胸口：“弟弟，你别再离开哥哥了，哥哥这些年一直都很想你。”

姬发发出一声怪笑，“书上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是不是要跪下来求求我，你给我跪下道歉，说不定我就不走了。”他指着自己脚边，“跪下来！快点，否则.....我就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眼前！”

姬发见他不跪，不耐烦甩开他，殷郊见他要去，马上跪在他脚边，姬发没想过他真的会跪，拉起他就朝着他的左脸打了一拳，“你疯了！殷郊，你就是个疯子！”

殷郊坐在地上，祈求问他：“弟弟，你别走，只要你高兴，哥哥做什么都愿意。”

殷郊的声音很小，很轻，但足以传到姬发耳里，“弟弟，都是哥哥的错，只要你能开心，你就打我出出气吧。”

姬发骂了几句脏话，看着他像条狗坐在他脚边，姬发捧起他的脸亲了一口，对他说：“哥哥，我说什么你都愿意去做吗？”

殷郊笑起来，虔诚去吻姬发的眼，他说只要是姬发，他什么都愿意。

殷郊和殷郊在各种地方做爱，储藏室，天台上，甚至在没人的教室里，姬发骂殷郊是最不要脸的婊子，是一条发情的母狗。殷郊坐在他鸡巴上重重摇着纤细的腰，他说他是姬发的荡妇，他只做姬发一个人的发骚荡妇。姬发发了狠，他要操死身下的骚逼，看看他到底是什么逼色性的。

姬发每一次都射在里面，殷郊看了身下，姬发浅白色的精从他身体里流出，他用手去接住，舔舐，吮吸。

这是姬发给他的，他都喜欢。

他每次事后都抱着姬发说，姬发，除了母亲，我最爱的就是你。

姬发点头敷衍他剖开的真心，点了一根烟，无聊的在翻手机。

殷郊在学校里是最快乐的，因为可以看到姬发，他和姬发就是野合的风尘客，从母亲子宫里孕育出的胚胎，注定彼此要纠缠在一起。殷郊对姬发的身体有强烈的渴望，是母体对男性最直接的渴求，他既希望姬发只属于他，又担心姬发因为他遭受千夫所指。

殷郊变得敏感而脆弱，慢慢一个小小的细微动作都会让他惊醒。

姬发，你别走，你别丢下我。夜里殷郊又被噩梦惊醒，姬发捂住他嘴巴，让他别发疯。殷郊住了校，他和姬发睡在一张床上，他怕姬发不要他了，执着要和姬发睡一起。殷郊每晚都哭，姬发看着他的眼泪就有一股火，小声警告了殷郊几次，殷郊还是哭，姬发嫌烦，抽了殷郊几耳光，声音停了。零碎的月光把殷郊的影子照出千疮百孔，他呆愣愣坐在床上，心开始痛苦。

他们是同母同父的兄弟，兄弟相奸，本就不融世俗。可这个世界上却有太多人无法理解姬发和他的兄弟之情。他想，夏娃就是从亚当的肋骨里出生的，他是姬发的骨髓，他本就和姬发是一体的。他只想奢求姬发唯一的爱，如果姬发不爱他，他还是姬发唯一的哥哥，殷郊想，姬发总不会舍得他的哥哥去死。

姬发不止一次想让殷郊去死，他开始在各种场合虐打殷郊，辱骂他甚至辱骂他们共同的亲生父亲。

你爹怎么没早点弄死你，你爹还养着你这个废物做什么，你跟你爹就应该一起去死！

姬发走在前面，殷郊抓着他的衣角，只会和他不停道歉，姬发去打他的手，殷郊痛狠了也不放开，他说对不起，都是哥哥的错。

姬发不想承认殷郊的声音其实很好听，每次和殷郊做爱他都故意磨他的穴，让殷郊哭出好听的声来。他喜欢看殷郊被他操到失神到母狗脸，爽到舌头都吐出来，眼泪流进他自己嘴里。

姬发问他，母狗，你自己的眼泪好喝吗。

殷郊叫的越痛苦，他就越高兴。

姬发在殷郊的身体里肆意发泄出恶的欲望，每次直到精疲力竭才停止。

姬发看着殷郊，笑的像个孩子，“你是不是很难过？很痛苦？你知道吗，你这样，会让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觉得你真的好可怜，你知道吗，我真的很想看到你痛苦绝望的样子！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你爱我。”

殷郊舔干净了他的眼泪，他说，姬发，我爱你。

殷郊还说了什么，姬发早就记不得了，他抽了根烟，在殷郊打工的店里等他。

殷郊寒假在打小时工养活他和姬发，姬发其实不穷，但是他发现殷郊的生活很奢侈，吃穿用度都很高档，不起眼的大衣都是名牌货。姬发问他，你怎么非要来打工，殷郊说他喜欢喝奶茶。殷郊把三分糖的奶茶递给姬发让他尝尝，姬发没喝。

姬发呆了很久，直到店里打烊，姬发说，我们之间结束吧，你别再打扰我了。

卷帘门砸出巨响，殷郊站在模糊的黄色路灯下，姬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殷郊从黑暗里走出来，牵起他的手，他问姬发为什么。姬发说不出理由，只能带着殷郊回了他家，他和妈妈的家。姬发给他找衣服换上，殷郊坐在床边，看着墙上的照片发呆，姬发问他怎么了，殷郊说，母亲呢。姬发告诉他，母亲在他六岁就死了。姬发指着照片说，这是母亲的样子，你还记得吗？

殷郊摩挲着照片，喃喃念叨着，母亲死了。殷郊一直以为母亲不喜欢他，才没选他，一直没来看过他，原来母亲只是死了。殷郊挨近姬发，问他从小是谁在照顾？姬发回忆起往事，心情很糟糕，他不愿多提及，只好敷衍道，没人照顾，我妈离婚时有抚养费，我靠这笔钱生活。

殷郊没有再追问，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坐着。殷郊又问他饿不饿，姬发背对他没说话，殷郊脱了衣服去抱他，姬发吓了一跳，把他推倒在床上。

殷郊说，他只是怕姬发饿，姬发没回答，他就自顾自地去做饭给姬发吃。

姬发看不到他的脸，殷郊也看不到他的脸，姬发吃了一口说，我不需要你这样做。殷郊回他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是真心实意爱着你，我想要和你在一起，你不爱我，可我还能是你哥哥。

姬发没理他，洗了澡躺在床上，过了一阵，殷郊爬上床，拉他的胳膊，姬发觉得烦，问殷郊要做什么，殷郊没回答，只是亲吻他的嘴唇。

殷郊不知道怎样解释，他知道姬发想要一份安全感，所以他愿意把自己送给姬发。

姬发抬手就要打他，却发现殷郊的身体原来这么暖。殷郊只是轻轻抱住他就封住了他全身的力气，他是一条绕进水草里的鱼，怎么也无法摆脱殷郊缠绕他全身的爱。姬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条鱼，他也不想得到这廉价母狗的爱。

姬发看不见周围，但能感觉到殷郊炙热的心，殷郊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口上，他听见殷郊在跟他说，姬发，我爱你。不用怕，有我在。殷郊说着，轻抚着他的脸颊，乳头在摇，贴上姬发的脸想让他吃，他想哺乳姬发，弥补姬发空白的母爱。

殷郊很快就被这种念头弄得浑身燥热，他有些不能自抑。姬发也感到了，他们之间隔着衣服的摩擦，让姬发有点不舒服。

姬发推拒着殷郊，“我真的不需要，你又在发病了，殷郊。”

殷郊又在哭，姬发听到他的哭声就恼了，一拳砸在床上，他的身体压着殷郊，骂他真是条不要脸的贱母狗，看到男人就发骚，你是不是看到你爸爸也会摇着屁股给他操啊？

殷郊说，我只想你能开心，你说过我穿校服很好看，刚才我把我们俩的衣服都洗了，我去穿上，你就能开心了。

姬发见他说话不像玩笑，马上扯住他，给了他几巴掌，试图让他清醒过来，“你疯了，知道

是湿衣服还穿！”

姬发拿起床上的白t给殷郊套上，姬发说，你穿我的衣服有些小，明天再去买些吧。殷郊脸有些肿，姬发打人的力气很大，可他不在乎，这是姬发的衣服，姬发亲手给他穿的衣服。殷郊骑在姬发腰上给他点烟，姬发故意把白烟吹他脸上，殷郊咳得白嫩奶子随着他一上一下抖动，姬发想，刚才应该吃一口的。

殷郊趴在姬发胸口，问他你想不想见父亲，

姬发关了灯，他说不想，我恨他。

姬发摸黑摸索着殷郊的脸，他的脸很软，姬发舔舐起殷郊的乳头，殷郊挺起奶头纵容姬发的任性，姬发吃了几口就没吃了，殷郊问他怎么了，姬发窝在殷郊怀里，犹如母亲在世时抱着年幼的他。

姬发说，就这么睡吧。

殷郊一整个寒假都没回过家，他在母亲的家里，成了新的母亲，去爱受伤的幼子。

姬发还是不理他，殷郊每天上班，晚上回去给姬发做饭，姬发没回家他就到处去找他。殷郊在楼下看见拐角处的姬发，他在跟漂亮的女人接吻，殷郊嫉妒别人能轻易拥有姬发的吻。他不知道姬发到底爱什么，他靠猜和挨打记住真正的姬发。

姬发没说过爱他，他从来没爱过他。

姬发手里提了一袋饺子，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殷郊和爱人相拥在一起取暖。殷郊还没凑够暖气费，姬发递给他一沓钱，殷郊警惕的看着他的眼睛，抱着他的手臂不让他离开。姬发给他盖好了新的厚毛毯，揉搓殷郊红白不匀的脸，他呼出的白气消失在窄小的卧室里，殷郊听的迷迷糊糊，姬发说天太冷了，明天我们去交暖气费。

姬发回来的时，门是开着的，进去看了一圈，什么都没丢，只丢了殷郊。姬发关了门，没有去找他，殷郊要走就走吧，殷郊早该受够了他才对。

三天以后，姬发收到了匿名消息，视频里殷郊脱光了衣服。姬发删了消息，当做没看到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姬发一直收到殷郊不同的视频。

第六天，殷郊回来了，门又没关，房里还有其他人，是姬发辍学的朋友。

他们驾着摄像机，问殷郊，照片上的女人是不是你妈？你让你妈看着你挨操，爽不爽？

他们把殷郊捆在他和姬发的床上，殷郊双腿大开，蒙上了眼睛，嘴里塞了袜子，呜咽摇头流泪。他们朝着姬发说，你哥哥还真好骗，我说我是你朋友，他问也不问，马上把门开了。他们还说，你哥哥真好用，怎么操都有意思。

家里只剩下姬发和殷郊，姬发松开了殷郊，殷郊哭都哭不出来了，倒在姬发身上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对姬发道歉。姬发给他洗了澡，吹干头发，什么也没说。姬发躺在床上背对殷郊，也不去碰他，殷郊挪过去抱着姬发，他不在的几天里，姬发没人照顾，他都瘦了。

殷郊又在重复他单调的道歉，姬发任由他抱着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算作回答。殷郊很高兴姬发没打他，和姬发说，他们没伤害我，他们是你的好朋友，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。

姬发转过身，冷冷看着殷郊，他说，殷郊，你真是疯的不清。殷郊看着姬发笑，笑的有些瘆人，他抱着姬发哄他，他说，弟弟别怕，哥哥没事，哥哥一点也不痛。

姬发推开殷郊的手，他说，殷郊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弃我。

殷郊眼里只有爱慕，他说，“我爱你，姬发。”

姬发第一次回应了殷郊，“好。”

姬发不去看他，闭眼吻住他，缠绵的吻在回应殷郊的爱，两人的身体紧密相连，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阻碍。

他们的吻越来越激烈，殷郊想，姬发是真的爱他，如果不爱，为什么他被别人强暴以后，姬发还是愿意留在他的身边。

殷郊想不通，他只想拥有姬发的全部，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姬发。

姬发变得很少打他，他会送殷郊去上班，夜里准点去接他下班。寒春的天，姬发抱着怀里的殷郊，对他说，我养你，你别去上班了，你都冻瘦了。

殷郊很听话，在家乖乖待着，没有再出门工作，殷郊很喜欢看书，他的身边有许多书籍，有些是从前的，有些是现在姬发买给他的。他会把学到的所有的知识，讲给忙碌的姬发听。他讲过很多很多，姬发都记住了，殷郊有时候会突然笑起来，那笑声中夹杂着许多东西，姬发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。

他们最后一次牵手出门，夜里，殷郊看到了站在脏乱街口的父亲，姬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生父，和他想的一样恶心。

殷寿穿着黑色的西装，衬衫领带全部规矩系好，脸上没有笑容，只是淡漠地站在那里，殷郊想跑过去，可是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敢上前，直到听到父亲的声音，“过来，殷郊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